



卡大地布的學習旅程

Katratripulrの学びの旅路
The Learning Journey of Katratripulr

文・圖 | Uki Bauki 潘昱帆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有章藝術博物館文物維護研究中心專任助理)

卡大地布 部落與我的關係

源自於2004年東華大學時期、南藝大紀錄所時期至今，除了我自身從1993年之後，因為家族對原住民身分的認同與回歸，回到自己噶瑪蘭族的聚集地—花蓮縣豐濱鄉新社部落 (pateRungan)，有機會以部落生活參與，作為文化學習的經驗累積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脈絡，要從2004年的東華大學時期「部落有教室」的部落蹲點學習講起。

部落經驗的學習基地

「部落有教室」是東華大學的原住民學生會自己規劃文化實踐行動，以「向部落學習」為核心，組成返鄉學習營隊，從2003年開始以分組的方式，各自籌組營



《mainay·男人》劇照。

隊，回到部落學習。有別於「返鄉服務」的角度，鼓勵年輕學子回到部落「文化參與和實踐」，以部落事務參與，作為文化學習的場域，需謙遜的加入部落傳統組織的分工事務和勞動，從集體的、勞動的過程中學習，將所有部落經驗當作一門學習的修煉，卡大地布部落則是其中一個學習的基地。

我們第一次到卡大地布期

間正是「小米收穫祭」(ka`varasaan)之前準備的工作和祭典的執行事務。初到卡大地布，部落派來一位比我們還要小的高中畢業生高詩捷，帶著我們介紹部落環境、講述部落文史和他們引以為傲的巴拉冠青年集會所、年齡階級和教育制度；過程中卡大地布青年非常有自信、清楚的詮釋著自己和部落。

在我的文化學習經驗裡，卡大地布部落和新社部落有很

我在原住民族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對家族史的體認，延伸至當代我自身所經驗原住民族的內部殖民，累積成為我人生許多時刻的重要的選擇，即使我當時沒有意識到，但如今回頭去看，原住民族身份的回復與認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折。



多相似之處，除了同屬女子為傳統家系傳承（母系社會）的傳統觀念之外，對於公共事務落在男子年齡階級的分工和教育方式、女性司祭團主導家族和部落祭典等等，都使我較容易融入部落的文化及生活氛圍中，也因為卡大地布部落的年輕人留在部落的比例很高，在我們理解和溝通過程中，有許多相近年齡的朋友作伴，因此也與這裡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當時初到卡大地布，觀察中發現，除了壯年以上的中生代長輩參與部落文化事務相當



《mainay·男人》劇照。

熱衷，青少年也大多非常投入部落的公共事務，對看待自身祭典的執行工作，對自己的文化在生活中的意義很清楚，也大多都可以清楚的講述部落歷史或口傳故事。對長者耆老相當尊重與重視，對自然環境的知識與對待土地的觀點，實踐在祭典執行和獵人師徒制（教父制度）的教育系統中。

對於這些主流社會和主流教育體制所無法學習到的部落知識與價值觀，在卡大地布似乎擁有強而有力的方式，維持部落認同與文化自信的建構，是相較於我們在其他部落的經驗裡，所不曾見過的能量。因而，「向卡大地布部落學習」的角度切入，從2004年至今，開啟我在卡大地布部落之間的學習歷程。也應該要回到我自身的族群身份認同開始說起。

尋根認同的生命轉折

我的家族是被迫離開蘭陽平原，流落花蓮異鄉的噶瑪蘭族，曾祖父是來自宜蘭奇立板部落，曾祖母來自宜蘭加里宛部落，他們日據時期被迫離開宜蘭，遷徙到花蓮之後，就無法再回到原來的土地生活。立命於花蓮之後，他們對後代隱匿了我們是噶瑪蘭族的身份。直到我這一代，對於原住民族甚至對噶瑪蘭族的認同，是在我高中時，因為父親意外的發現所展開的尋根認同，讓我有機會回到花蓮新社部落，才開啟我對原住民族的認同與學習。家族的巨變，也反映了整個噶瑪蘭族數百年來的處境。從我的上上輩在家鄉宜蘭所經歷的壓迫，甚至選擇拋棄自己祖輩的族群身份，遠離家鄉的隱匿「苟活」，背棄了整個族群傳承數



族人當時需要影像媒介，作為社運的輔助和對外溝通倡議的傳遞方式之一，期望我能夠參與其中，也開始了我與部落之間以「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紀錄片作品拍攝關係。



代的文明生存系統，只為了可以讓後代免於譏笑和歧視，這樣的代價所換來的，是讓我們失去所有的一切。我在原住民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對家族史的體認，延伸至當代我自身所經驗原住民族的內部殖民，累積成為我人生許多時刻的重要的選擇，即使我當時沒有意識到，但如今回頭去看，原住民族身份的回復與認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轉折。因此，當我2004年第一次踏進卡大地布部落參與小米收穫祭所感受的震撼，至今我也無法將作品拍



巴拉冠誓約-劇照。

完以後就將紀錄的行動結束，對我來說一切都是難能可貴。

需要與被需要的紀錄片

而在拍攝紀錄片之前，2004年來這裡之時，卡大地布已經是部落集體意識非常堅強的部落。源自90年代起至今近30年的文化復振與集體意識建立，卡大地布從開始恢復各大小歲時祭儀的執行開始，祭典的恢復涵蓋深廣，擴及的面向包含了：對土地、領域的認知、土地的使用觀和祖靈信仰；恢復傳統教育體制，巴拉冠青年集會所和年齡階級系統的教育制度恢復及文化生活的教育體制和傳統政治組織的恢復等，扎實的在生活中實踐。

我開始拍攝卡大地布的紀錄片是在2011年，當時部落正

逢與公部門協商溝通的捍衛文化權社會運動「悍（捍）衛祖靈 拒絕遷葬」沸騰之時。臺東縣政府以開發觀光為由，強制要將卡大地布世代埋葬祖先的祖靈地和祖墳所在的「第六公墓」(tanawan，瞭望之地)限期遷葬，tanawan要改建為「停車場」，祖先遺骸要遷往市區的「第三公墓」。族人當時需要影像媒介，作為社運的輔助和對外溝通倡議的傳遞方式之一，期望我能夠參與其中，也開始了我與部落之間以「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紀錄片作品拍攝關係。

這個時期，在卡大地布共產出了大大小小超過10支的紀錄片，有些原本是我自身思考結構的主題，更大部分是來自部落的需求而製作的影片，譬如：文化成長班的募款宣傳、「悍（捍）衛祖靈 拒絕遷葬」



拍攝工作照片。

行動、「知本光電開發案」、多年來諸多部落長者過世的紀念影片、族語歌謠、部落音樂會、傳統技藝講解教學及祭典儀式過程的提供等等。這些過程，我所拍的影片素材不再只為作品服務，而是漸漸地以部落的需要，紀錄下所需的內容。

這些體認，在這十幾年的時間裡，亦是影響我很深的文化學習經驗，我到底在卡大地布學到什麼呢？「『原住民』是什麼？」這不是用心想，也不是用嘴巴說，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如何將史觀、主體意識、行為、思想等意念，實踐在生活之中，同時在當代生存；這不是一個承重的包袱，而是自然從生活中流露的意志表現。

刻在生命中的學習旅程

在卡大地布部落的經驗，教會我去理解什麼是「原住民」，因為原住民是「活」出來的。這樣的集體思維絕不是一躍而生，而是經過「集體的民族自覺」過程，進一步到「主體性」的集體認同，才得以支持部落為主體的「主權」。這些都

包含歷史、信仰以及和過去幾千年來歷史脈絡的連結和延續。將近十幾年的時間，拍攝兩部紀錄長片《mainay 男人》（2015）和就讀南藝大紀錄所後陸續完成的《kituvangsar 晉級》（2017）、《巴拉冠誓約》（2018）和《mutralun與山》（2022），就是傳達這樣的精神，在卡大地布部落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價值，卡大地布部落也讓我們見證到這樣的生命延續。期望傳遞出有別於主流對原住民族的理解，也試著展現延續至今的「巴拉冠」年齡階級會所教育的價值。這是我持續紀錄，也想不斷提出論述來支持這個價值意念。

在我的經驗裡，「對部落的學習，來作為紀錄片參與與詮釋的方法」，像是做功課、理解並且將學習體會加以詮釋的旅程。◆



Uki Bauki 潘昱帆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新社部落(pateRungan)人。噶瑪蘭族。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現職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有章藝術博物館文物維護研究中心專任助理。希望藉由影像的檔案整理與紀錄，保存部落的經典與歷史影像文獻資料庫，並藉由紀錄片的拍攝和影像敘事，將原住民族觀點與故事傳遞出去，期望以原住民主體的傳遞向主流社會溝通、對話。期待主流社會得以理解，更期待原、漢共處的社會能因理解而相互尊重。